

一生认一主

脑袋好痛……

随着记忆的改变，我疼得咬牙切齿，哪怕没有镜子，我也能察觉到自己必定是青筋暴露，满脸狰狞。

我拿着手机，不断地拨开人群，冲出了地铁口。

电话的那头，陈小九已经不会诉说自己的痛苦，只剩下歇斯底里的痛苦惨叫，每一声都仿佛在撕裂我的心肝，让我火急火燎。

地铁口总会有些非法营运的电动三轮车，我立即上了其中一辆，着急地说：「快去圆明西路，快！」

师傅惊愕地看了我一眼，估计没明白我为何会在地铁站门口，乘坐三轮车去上一个地铁站。

但这也没办法，我刚才出来前特意看过地铁的时间表，下一班地铁还有八分钟，怎么也来不及了！

三轮车发动了，我一直看向外边，寻找陈小九和她父亲的身影。

他们应该不会在地铁站里耽搁太久，很有可能会在路上遇见他们！

终于，在我们即将抵达圆明西路的时候，我看见地铁站的马路对面有一辆警车。

陈小九就站在警车旁，警车的车门被打开，那中年男人就坐在里边！

是这儿！

「停车！」

我大喊一声，还没来得及给钱，就直接打开车门冲了出去。

三轮车夫在后边嚷嚷着，我却仿佛没听见一般，此时我的脑海里只有陈小九痛苦的哭叫。

我收起手机，马路上的车对我发出鸣笛声，我飞快地跑向了警车，当陈小九瞧见了，她满脸惊愕。

那警车上的警察皱着眉，他与我：「过马路的时候遵守红绿灯！」

「砰！」

警官话音刚落，我已经狠狠一拳砸在了中年男人的脸上！

他痛得惨叫一声，在场的人们全都傻了眼，而我将他拖下车来，一拳一拳砸在他的身上。

拳拳到肉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
「干什么！快放开他！」

两位警官也是急了，连忙要从警车上下来，我却一脚踹在了车门上，将那车门踹了回去。

男人吓得不轻，他捂着脑袋大喊大叫：「你是谁啊！我哪里招惹你了！」

我一把扯住他的头发，将他从车里拖了出来。

忽然，我背后挨了一棍，疼得我差点没站稳，原来是另一位警官已经到了我的身后，正在用警棍砸我。

他怒斥道：「快住手！蹲在地上不许动！」

我忍着痛，又狠狠一拳砸在了男人的咽喉上。

他的身体犹如虾子一样，猛地弓了起来，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脖子，怎么也喘不了气，喉咙里发出呜呜声，惊慌失措的他转身逃跑，可我又怎么可能会放过他！

陈小九已经在旁边看傻了眼，地铁站马路的对面是 B 地铁站口，男人此时唯一能逃跑的道路就是逃向地铁站。

他扑到栏杆旁急速拐弯，已经下了楼梯，那警官想上来制服我，可他却突然整个人懵了，傻傻地指着我说：「你……你怎么回事！」

警车上的窗户反射着我的身影。

我的身体，竟是已经变得逐渐透明起来！

要消失了……时空终将吞噬我与陈小九。

快来不及了！

我扑向地铁站，直接跳到了栏杆上，那中年男人还在楼梯上跑。

我纵身一跃！

强烈的坠落感没持续多久，我就全身砸在了男人的身上！

好痛……

他比我更痛，已经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而我压着他的身体，使劲地将膝盖撞在他的咽喉上！

一次！两次！三次！

强烈的撞击，让男人口吐鲜血，他身上不断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，那是他挂在腰带上的钥匙串。

男人已经彻底没了反抗的力气，他躺在地上抽搐着，嘴里不时冒出血泡，而我取下了他的钥匙。

既然动手，就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。

我一直是抱着这样的信念走下来的。

陈小九已经来到了地铁口上方，满脸害怕地看着我们，而我抓紧钥匙，对她怒吼：「转过头去！不要看！」

她吓得浑身一哆嗦，但还是转过了身。

我用尽全力，将钥匙刺进了男人的脖子，再用力划拉一下！

「呼……呼……」

我喘着气，心跳越来越快。

我站起身，朝着楼梯上走去，双手搭住了陈小九的肩膀。

她满脸害怕地看着我，而我呢喃道：「你知道我是谁，我都是为了你……就这样活着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继续和李硕交朋友……他的遗物可以改变这一切，十年后来救我，我的命……交给你了！」

两位警察压住了我，而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透明。

头更痛了……

脑海里无数破碎的回忆，正在不断地翻涌展现，犹如走马观灯。

突然！

我脑袋猛地一激灵。

我睁开眼睛，却发现四周坐了许多人，这些人都有些眼熟。

空气是凉飕飕的，声音也是随之而起：「下一站，圆明西路……」

我回过神来，连忙看向了刚才陈小九站的位置。

她还在那，而且那中年男人，也是从人群之中走出，站在了陈小九的身后。

这……

回到原点了？

我满是吃惊，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这一次，我没有再轻举妄动，而是静静看着陈小九和那男人。

我尝试着拿出手机给未来的陈小九打电话。

过一会儿后，她接通了：「怎么突然联系我？」

「什么突然联系你……」我说，「不是为了救你吗？」

「什么救我？」

那边竟然有些发懵，而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刚才我拯救陈小九的记忆正在缓慢消失。

就如同之前消失的那些短信和通话记录一样，时空正在缓慢地吞噬这一切。

我努力将事情简短地与陈小九说了说，她听过以后，沉思了好一会儿，最后说：「我很感激你为了我做到这地步，但我想明白了，这样的时空是不成立的。所以我没有那段记忆，因为那一切根本无法发生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时空错乱了。」

「错乱？」

「你想不明白吗……」陈小九说，「如果我在拯救你之前就去世了，那就代表你因为范正豪的案子被抓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应该在牢里才对。既然你在牢里，你怎么报警捉我的继父？既然你无法报警捉我的继父，我又怎么会死在他的手上？」

好像……是这个道理。

「你所做的事情违背了时空本身，让时空陷入了错乱，所以时空回到了错误发生之前。」

我总算是松了口气。

只要她没事就好。

我满是歉意：「不好意思啊，我本来是想帮你的，谁知道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。」

陈小九的声音有些严厉：「我之前就警告过你，一定要离我的生活远点。我知道你会心疼我，但是你不用担心。我和你说个秘密吧，其实在半年之后，如果按照原本的道路走下去，我的继父就会出一场车祸。我和妈妈会拿到一大笔补偿金，我能买药活着到今天，都是因为他的死亡赔偿金。」

这……

我还真没想到。

我说：「不过今天也证明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俩不需要过于担心。你总害怕自己不能靠近我，你怕因此失去了李硕的电话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害你失去这个电话，那我应该在牢里才对……」

「我明白了，每当你做出的行为违背了我拿到时空电话这个要素，那就代表着时空错乱，时间就会回到在你犯错之前！也就是说，我们之前都是瞎担心！」

「就是这样！」

既然陈小九没事，那我也总算是可以放心了。

未来和过去，可以相互改变，但也是一把致命的双刃剑。

以后用这东西还是要小心点，不能再任性了。

我的地铁终于到了站，我又看了陈小九与那中年男人一眼，出了地铁站。

来到宠物医院，我急匆匆地去找了韩若雪。

她正坐在宠物医院的大厅低着头，我来到她身边问她：「你说念之好点了是吗？」

韩若雪抬起头来。

她哭红了眼睛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：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」

刹那间，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

我说：「你刚才给清河打了电话，说念之已经救过来了，是吗？」

她擦去眼泪，吸了吸鼻子：「我哪有说过这样的话？」

我只觉得五雷轰顶，脑袋一下空白了。

苏清河骗了我！

我傻傻地走向宠物手术室，透过玻璃，我看见念之正躺在病床上，它的呼吸非常急促，身体明显地一起一伏，虽然打着点滴，但还是满满的虚弱。

医生还在它身边忙碌着，我走进手术室，吞了口唾沫，与它喊道：「念之……」

它听见我的叫喊，却没力气转过头来，只是脑袋动了动。

医生对我问：「你是它的主人吗？」

我不知道该怎么答复，心里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

「它中了毒，我们想尽办法去挽救，但毒性对它的身体摧残很大……」医生说，「它现在出气多进气少，也许能救过来，但就算救过来了，它的肺也要坏掉。说句实话，哪怕熬过了今天，恐怕也熬不过一个月。」

我走到念之身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此时此刻好像是在做梦，一切情绪都是不存在的，思绪也飘在脑袋的上边。

我忽然在想。

我是活着的吗？为什么没有真实活着的感觉？

突然，医生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。

这一刻，我猛地清醒了。

他说：「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一是我们全力去救，但情况真的很不好，它不可能熬过一个月的。而且在之后的一个月里，它会活得特别痛苦，每一次呼吸都会出血，你可以听听它的呼吸声。」

我俯下身，听着念之的呼吸。

呼噜呼噜的，肺里好像有东西，怎么也呼不出来。

「它的肺里全都是血，而且在持续出血。」

我问：「另一个选择呢？」

医生沉默片刻，最后说：「让它安乐死。」

我的嘴唇克制不住地颤抖，我紧咬着嘴唇，鼻子感觉越来越酸，眼泪也止不住地掉落下来。

「你要我亲口说让它死？」

「这是对它最好的办法了，救它要花很多钱，而且会让它吃很多苦……我建议你安乐死，让它走得轻松点。」

我软软地坐在了病床上，伸出手摸着念之的脑袋。

医生说：「如果你同意让它安乐死，我可以先给它打一针药，让它最后陪陪你。我不能让它精神起来，但它会舒服很多，大概只持续几个小时……之后再注射安乐死的药物。」

门口处，传来了韩若雪的哭声。

我抬头一看，苏清河不知何时也到了。

他紧握着拳头，另一只手将韩若雪抱在怀里，对我点了点头。

我呢喃着说：「打吧。」

他们去配了药物，给念之打了一针。

我坐在念之身边，静静看着它，它确实没有变得更精神，但是痛苦的神色变少了。

念之伸出舌头，一次次舔着我的手背，口中发出呜呜的声音。

眼泪在它的眼眶里打转，它仿佛知道自己陪不了我多久，好几次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却怎么也没有力气站起身。

我伸手抱住了它，转头与医生说：「安乐死的药……可以给我吗？」

医生说：「对不起，我们不能把注射器和药物给客人，这是有规定的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我抱起念之，轻声说：「念之，要吃雪糕吗？」

它的尾巴微微摇晃两下，我抱起它出了宠物医院，苏清河他们跟在了我的身后。

医院不远处有商店，我买了一根雪糕，抱着念之坐在了车上。

它趴在我的怀里，以往它每次吃雪糕，都会把尾巴摇得很欢，每次舔舐都恨不能大口地咬。

这次它却只能伸出舌头舔了舔，吃两口就没了力气，低下头去。

我将雪糕放下来，方便它可以吃到。

我想起它第一次吃雪糕，是妻子喂的。

那天傍晚好热，我们带它散了步，妻子喜欢和它一起吃冰西瓜，可水果店里的冰箱却坏了。

妻子一直宣称热腾腾的西瓜是邪恶的产物，就买了三根雪糕和念之一起分享。

那是它第一次吃雪糕，嗷呜一口全吞了下去，冰得它脑袋疼，在地上直打转。

从那以后，妻子总是喜欢自己拿着雪糕喂，避免念之贪吃。有时候她自己贪吃了多买几根，当我温柔地责备她天热别太贪凉时，她总会与我说：「我才没有要吃……是买给念之吃的！」

念之总会在她身边打滚，总会哈赤哈赤地喘着气。

其实念之总是会区别对待的，它跟我撒娇的时候只会嗷嗷叫，和妻子撒娇的时候，却喜欢躺在她的脚上打滚。无论身边关爱它的人有多少，它永远只对妻子一人这样做。

多少次叼着拖鞋等她回家，多少次对着门口发出呜呜声，多少次趴在家里，眼睛却一直看着大门。

其实到头来，我终归不是它真正的主人。

怀里的念之，已经没多少力气了。

「你是想她了吗……」我轻声说，「念之，你怎么这样好命，我朝思暮想要见的人，你却要比我先见到了。」

它呜呜两声，用脑袋在我身上蹭着。

苏清河打开了车门，轻声与我说：「不要怪我，我都是为了你……可以给它打针了吗？」

我问念之：「你还想吃一根吗？只有今天，你可以想吃多少吃多少……只有今天。」

念之没有反应，呼吸又开始变得呼噜呼噜。

我擦去眼泪，轻声说：「打吧。」

我抱起它进了医院，医生已经准备好了安乐死的药物。

我说：「我旁边的这位是警察…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提到他的身份，总之我希望能把针带回去打，我想让它死在家里。我可以把身份证压在这，我可以把钱都压在这，我会把注射器还给你。至少想让它在家里死去，好吗？」

医生在为难，而苏清河忽然开口：「你有你的规定，我们不会为难你。我可以在你这儿待着，直到他们把注射器带回来。」

「那……那行。」

我跟医生领了针，让韩若雪开车送我们回家。

路上，念之一直都在看着韩若雪。

可她终归不是主人。

妻子总是黑长直的头发，韩若雪喜欢扎着头发。

她总是文雅的打扮，带着淡淡的薰衣草香味。韩若雪喜欢打扮得时尚，带着各种各样的香水味。

她终归不是那个人。

念之也知道，只是静静看着那张极其相似的脸。

我们回到家里，韩若雪率先进了门，进了我的卧室翻箱倒柜。

我让念之趴在了沙发上，拿出注射器，紧咬着嘴唇，终于还是给它注射了。

韩若雪忽然出了房间，她拿起我的钥匙，提着袋子出去了，并且关上了门。

念之不怕疼，从来不怕，无论哪次打针，它都是乖乖趴着的。

它打了针，趴在沙发上动也不动，甚至没有看我一眼，只是静静看着门口，等待不可能回来的主人。

忽然，脚步声响起了。

念之的尾巴虚弱地摇了摇，对着门口叫了一声。

门开了。

她放下了头发，穿着妻子的衣服。

她不再是那个调皮的女孩，而是变成了那个温文尔雅的女人，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。

她忍着泪，但笑得很开心。

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看见真正的她回来了。

韩若雪蹲在地上，对着念之伸出了手：「宝贝，我回家了。」

早已没有了力气的念之，却忽然从沙发上窜了下来。

它摇摇晃晃地叼起了拖鞋，慢慢走向了门口。

韩若雪擦着泪，呜咽着说：「宝贝，过来。」

念之喘着粗气，哪怕没了力气，却还是轻轻地、轻轻地，将拖鞋放在了韩若雪的面前。

卧室的窗户，与客厅的大门都是开着的。

屋里有了通风口，一股风从外边吹了进来。

「我可不会在墓地里呀……」

念之趴下身，趴在了韩若雪脚上。

「我会化为天上的星星，陪你入眠到天亮……」

它打了个滚，蹭着韩若雪脚，奋力地挣扎着，想再翻滚一次。

「我会化为一股清爽的风，吹拂过你的脸庞……」

风停了。

念之没了动静。

「生与死不能把我们隔开，你一定会感受到我的存在。」

那尾巴缓缓落在地上，折磨着它的呼噜呼噜的呼吸声，也归于平静。

韩若雪将念之抱在怀里，轻声耳语：「宝贝，我们回家了。」

我握着拳头，脑海里浮现了那赵宇轩的脸。

人海茫茫，我要去哪里寻找他？

不管找到哪儿……

不管找他多久……

我一定会找到他……

以牙还牙，百倍奉还！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

